

## 木工匠

王仁菊

木工匠，是我们那一带最后一个木匠。乡里人惯以排行称呼手艺人，他本姓葛，“柒”是其在自家兄弟中的序齿。据他自述，祖上皆是鲁班传人，传承至今已不知多少代，是真正正经的“门里师”。这在师徒相授的年代，是旁人艳羡不来的渊源与底气。

木工行自古便有“三年学徒，五年半足，七年才成大师傅”的老话，门里师的优越在行内尤为凸显。寻常徒弟入门，先做杂活，方能学辨识木材、运用工具、修习基本功，三年五载难得出徒；门里师自小耳濡目染，得父兄言传身教，早早练就扎实功底。故而行话有云：祖传木工本领高。

木工曾是吃香的行当。盖房所需的梁椽椽柱，成婚所需的桌椅橱柜，农耕所需的犁耩耙耩，丧葬所需的棺罩寿材，皆离不开木匠。好的木工师傅处处受人敬奉，住家承揽活计更是备受优待，算得上旧年乡间令人向往的营生之一。

柒木匠最辉煌时，方圆数十里，凡盖房嫁女，皆以能请他做木匠为荣。即便他工期排满，主家也常登门恳请抽空掌眼。他精通土建木工，手艺过硬又极为守信，且见多识广，四里八乡无人能及。他以匠门后人自居，自带“吃饭坐席，喝酒先举杯”的意气，性情豁达豪爽，这份气度，深得乡邻敬重。

他家院落邻河而筑，大门斜对一座不大的青石拱桥。乡邻们来请他做木工，逢着家中无人时，便在桥上守候。有时不过半日工夫，桥上便能凑出一席人的热闹。柒木匠回来瞧见，总会笑着招呼大家进屋吃茶饮酒。粗茶、浊酒、家常小菜，总能把等待的焦躁化成热闹的情谊。酒至半酣，话匣子打开，往往热闹到半宿才散。那拱桥，渐渐成了村里最

聚人气的地方，也成了他手艺与声名的见证。

我初识柒木匠，是在村东头表嫂家的新房上梁宴。“上梁”是早年农家建房最隆重的仪式，偷梁、包梁、祭梁、抛梁、上梁一套流程下来，要欢庆忙活好几日。上梁当日，掌墨师是整场仪式的核心。柒木匠的高光时刻，也莫过于贺梁高潮环节——抛梁。

彼时，堂屋正中的横梁系着红绸，柒木匠稳稳地立于梁上，手提一只贴着福字的五升斗。斗内盛着小馒头、花生、糖果等吃食，混以五谷杂粮与零星银钱，五色相间，格外惹眼。他微俯身扶住横梁，单手抓取斗内物什撒向人群，同时高声吟唱抛梁祝辞，嗓音洪亮醇厚，祝辞一顿一顿，韵脚清脆，穿透嘈杂人声：“抛梁——抛到东哟！”尾音拖长，扬手撒出一把物什，紧接着又道：“日出东方——满堂红哟！”

话音刚落，梁下众人便齐声喝“好”，旋即争相哄抢这些沾着福气的吃食与银钱，锣鼓响器也马上敲打得更加欢腾。一时间，吆喝声、锣鼓声、叫好声交织成团，一派喜气洋洋。

我挤在人群里踮脚聆听，只在喧闹中听清前一段祝辞：“抛梁抛到东，日出东方满堂红；抛梁抛到西，麒麟送子挂双喜；抛梁抛到南，子孙辈辈出状元；抛梁抛到北，囤囤白米年年满；抛梁抛到中，代代儿孙做相公。”后续字句即便彼此起伏的叫好声淹没，再也听不真切。

待斗中物什撒尽，柒木匠直起身，将系着红绳的五升斗缓缓放下。空斗落地的瞬间，他再度高声高呼：“金斗落地——本万利！”

人群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，锣鼓喇叭亦再度激昂，久久不息。

此时天光微明，晨曦中的柒木匠脊背笔挺，脸上神采奕奕，透着几分庄重威严。也正因着这一幕，此后多年，我对木匠始终怀揣崇敬，总觉得他们比漆匠、篾匠、铁匠、石匠等其他匠人多了几分神气。因为，他们能站在农家最看重的梁木之上，将吉祥与希望四向抛洒，那郑重的模样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除了掌墨盖房，柒木匠最得意的手艺便是打造嫁妆。邻近村落女子的嫁妆，多出自他手，他还曾赴邻县承揽活计。他为几位堂姐做嫁妆时，我常凑到跟前围观。他便打趣：“莫急莫急，等碎女子寻了婆家，表叔给你打套最好的，用红椿木做个梳妆台。”

我便拿眼瞪他：“我才不要嫁妆，我要听你摆古经。”

他就哈哈大笑，骂我是个笨女子，然后细细讲红椿木梳妆台的难得与好处。絮叨一阵，见我一脸不耐烦，便转而乐呵呵地讲起一些老古经。那是我所喜欢的，百听不厌。

柒木匠擅讲鲁班轶事，他教我们背诵祖师留下的口诀：“凳不三，门不五，床不七，棺不八，桌不九……”每一句都能牵出一大段门道，内里既藏着选材下料的玄机，又暗含谐音寄情的巧思，承载着乡人对寻常生活的诸多美好期许。句子朗朗上口，我们当作童谣吟唱着玩儿。

打嫁妆本就是细活，既显手艺，更通人情。柒木匠不仅手艺过硬、善辨木性，更深谙乡邻光景。当地哪种木材上佳，哪家能办得起何种规格的嫁妆，他心里门儿清。无论红椿、楸木这样的“木王”，还是白杨、枫树等寻常木材，经他选材、下料、雕刻、拼接、打磨，总能打出极合主家心意的嫁妆。

他打造木器，喜用榫卯结构。传统的管

脚榫、槽口榫、燕尾榫等各式榫卯，如人体关节般筋骨相连，无需一钉一铆，便能让家具历数十年光阴仍稳固如昔。因而，经他手打造

的木器，不仅样式精巧、做工优良，且经久耐用。不知何时起，工业化浪潮悄然漫进乡村。新式家具批量问世，样式新潮，价格低廉，生产迅捷，一举打破了传统木工“慢工出细活”的从容与考究。柒木匠家门前的小桥上，往来行人渐稀。他的活计，只剩下修修补老物件的零星差事，以及偶尔为人定制寿枋。

曾经意气风发的匠人，倏忽已是华发老者。他腿脚虽不再灵便，但每逢修补旧物，仍郑重其事，一丝不苟。只是，这般活计也慢慢少了。近十年，柒木匠彻底歇了业。如今，方圆十里仍唤他一声“柒师傅”的，不足五人，多数人只唤他“柒表爷”。

闲不住的柒表爷，终日掂着一把乌黑油亮的门公尺，在门前的小拱桥上转悠。瞧见谁家买了新式家具，便驻足观望或伸手摩挲一番，比比划划，或摇头或点头，似在观照新旧手艺的优劣。回到家中，便常会搬出祖上传下的工具箱拾掇一番。箱子外层已斑驳老旧，内里的凿子、刨子、锯条、墨斗等工具，却被擦拭得锃亮如新。这只工具箱已闲置多年，他却仍宝贝得紧，年年入夏，头伏或遇上连阴雨天，总会翻出来晾晒一番，乐此不疲。

我每每回去，见他掂着门公尺在门前的小桥上晃悠，目光飘得很远，有时喃喃自语，心下总会生出几分恍惚，恍然觉得他是站在一座通往时光的拱桥上；桥的这头，是苍颜华发的他；桥的那头，是榫卯交错的岁月。

## 村歌嘹亮

刘云

### 落雪与大合唱

他们在庄稼收割的田园前唱，新鲜的粮食就是歌唱的背景。他们唱天气晴好，秋天抓紧收获，他们唱秋雨过山，黄豆和红薯快就熟到地里了！乡亲们，在乡村的劳动间歌唱，他们用一首首老歌擦拭秋天的恩典，下雪了！雪是大合唱的华彩部，村歌里叫高声唱，高声的雪下在乡亲们的合唱队里，把进村路和田园都印成歌谱，雪下面拱动着小麦声部

### 孩子们的歌

孩子们唱小学校教的歌，红艳艳的，好听这样好听的孩子们的歌，只有在青山绿水间才那么清亮，叮叮当当，像一堂诗词课那么有板有眼，有韵脚有调门，那么经典可以列入任何教材，孩子们唱人唱大阳光阴和读书声，唱禾苗和汗滴禾下土他们的歌唱排比、象征、比喻拟人那么儿孙满堂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那么像新收下的粮食啊，一窝窝蜂粒归仓女人们的歌声秋高气爽只有落下叶子的树木，才更像一群村里的女人何况她们的歌唱实在果实饱满，她们排队分行，就像一口秋水盈盈的池塘，水花怎样排队她们就怎样排队，村里的女人们在秋天最先轻盈，她们比着秋天的样子落叶秋天的腰身就是她们的腰身，秋天的嗓音就是她们的嗓音，秋天的调门起高了她们的调门就是——秋高气爽

### 干部们唱歌很好看

干部们唱歌时很好看，表情和声音都像松林和果园，就是说像风，吹过三月五月，像雨，下到七月八月像他们来来往往村路，婉转动听像和声就是说像笑脸，像向日葵那样饱满，像好山好水那样的质感！干部们，放下矜持他们就是乡村一首新歌，整个乡村给他们打节拍风那样打水那样打，让干部们唱歌很好看

### 大歌星一身烟土

远道而来的大歌星，在村歌的烟土里拔节，像秋冬园子的油菜，各种秋蔬像河里云堆也似鸭鸭，大歌星在乡下唱着嗓门歌唱的秋风中，接一回鲜灵灵的地气，把自己变成天地中的音箱每首歌都闪着秋天的光芒，远道而来的大歌星，把自己唱成一棵冬白菜一穗新苞米，一园子的风雨声，一身的烟土，让自己走不出乡村歌季

一场大雪，悄然为整个乡村换上了新装：房顶、院坝、菜园，还有远处矗峰的山峦，都覆盖了毛茸茸、胖乎乎的雪被，顺着地势自由铺展。四下一片寂静，鸟雀噤声，牛羊安静，山歌也歇了，唯有溪水在积雪下汩汩流淌，那声音，像极了爷爷熟睡时的鼾声。寒冷的冬日里，乡村万物仿佛都沉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打破这片寂静的，是此起彼伏杀年猪的声响，从一个院落沸腾到另一个院落，从一个村庄热闹到另一个村庄。刀匠们在这个季节最忙碌，他们手脚麻利，干完一家，又匆匆赶赴下一家。茫茫雪地上，褪净了毛的猪横架在大木缸口，露出一身白得晃眼的皮肉。刀匠抱起一只猪脚，凑在嘴边，鼓起腮帮子往里吹气。那猪身便眼见着一点点胀大、滚圆起来，愈发显得丰腴可爱，喜得女主人进进出出，脸上都挂着掩不住的笑意，满是幸福光景的骄傲。

吃庖汤宴，是乡村的盛事。左邻右舍都来了，大人小孩都来了，屋里屋外摆开桌子，支起席面。往日的些许芥蒂，在蒸腾的热气与香气中悄然消融；朴素的情谊，在碗筷轻碰与酒香氤氲间愈显醇厚。整个乡村，在此时最为和谐。

母亲终于停下了田间的忙碌，重新拾起久违的针线，坐在暖融融的火塘边，一边挑花绣朵，一边轻声哼起民歌。我们几个孩子便立刻乖巧地围坐到她身旁，一会儿递上一个刚剥好的烧土豆，一会儿又捧上一块热乎乎的烤红薯，一个个都眼巴巴地盼着她能先给自己做新衣、扎新鞋。

只见她把父亲和自己穿旧了的衣衫一件件翻找出来，挑出那些尚且完好的布料，一片片仔细剪下。碎布在她手中仿



### 港湾

### 黄海林作

### 瀛湖

### 第1475期

## 家乡雪

### 晒歌

佛被赋予了生命，像变戏法似的，渐渐成了棉衣、棉裤，还有一双双厚实的棉鞋。我是家里的老大，往往要等到最后，才会收到她的礼物。那时，窗外天色多半已经透出朦胧的晨光。我迫不及待地上穿新鞋，鞋回窝窝都舍不得脱下。梦里，我仿佛能飞檐走壁、腾云驾雾，在无边的田野飞奔，快活得像是拥有了全世界。

我从未想过，我的世界会突然坍塌。十二岁那年，母亲骤然去世，离开了我们。那时，最小的弟弟才刚满三岁。

送葬的队伍在雪地上缓慢挪动，唢呐声在山野间呜咽。我端着母亲的灵牌，走在队伍最前面，任凭布鞋在泥浆里搅成泥坨，任凭泪水在眼眶结成冰凌。这条路，真的好长好长，真的好冷好冷……路旁的积雪，白得刺眼，像一把把盐，撒在我滴血的心上。

从此，没有母亲的日子，只剩寒风呼啸、大雪纷飞。那些岁月，比黄连还苦，刻骨铭心，痛彻肺腑，终生难忘。

面对这突如其来家变变故，村里很多人都摇头叹息，说：“那一家人，怕是完了！”

可谁也没想到，我们竟硬生生地挺了过来。全凭着父亲那超乎寻常的坚韧，扛住了生活中的重重艰难，才让我们兄妹几个始终没有辍学，终于走到了今天——这柳暗花明的现在。我们兄妹几个，就像随风散落在悬崖上的野草，枯荣由天，自然生长。饱一顿，饿一顿，没有人关心，没有人疼爱。也许是生活所迫，最后都出奇地通过考学跳出了家门，离开了家乡。我们与家乡的路，越走越远。关于老屋和雪的那些记忆，便日渐模糊。

城里，是很少看见雪的，但是每到下雪的季节，我们都会相约回一趟老家，给母亲上一次坟，看一场老家的雪景，吃一次老家的庖汤。

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们，跪在母亲的坟前。她们都没见过我母亲，时常问我母亲长什么模样。其实，时间久了，我也忘了母亲到底长什么样子了，只是感觉母亲很美、很慈祥。看着眼前那一堆硬生生的石头，我忍不住又一次泪流满面。心里无数次默念：“妈妈，你要是能活到现在，那该是多么幸福！”

看见我在流泪，妻子便赶紧支走孩子们，独自留下来陪我。我们坐在母亲坟前的拜台上，仰面朝天，任雪花纷纷飘

落，一层层堆积在脸上，久久无语。突然，她说：“老公，还记得你去火车站接我的那天吗？”

我回忆了一下说：“永远都不会忘，那天也是好大的雪！”

那年那月，单位都放寒假了，我却始终没有离开，一个人躲在宿舍里读书写作，焦急地看着墙上那本日历一天天变薄。没事了，就去雪地里走走，漫无目的地闲逛，却常常鬼使神差般地逛到火车站去了，有时是白天，有时是晚上。满身积雪，伫立在车站的站台上，看着一列列火车吐着白气进站又出站，恍无所依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又似乎在特意守候着什么。

终于有一次，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：她，穿着一袭红衣，扛着一口硕大的皮箱，在艰难地地下车。我赶紧跑上前去迎接，两人几乎同时惊讶了。她说：“你咋知道我今天会来？”

我说：“我猜的！”说完就扛起皮箱带头往前走。

她走铁轨的左边，我走铁轨的右边，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火车站隧道。我们用一个下午的行走，谈完了这一生的恋爱。当我带着她，在风雪交加中回到老家时，一院子的人几乎都沸腾了！

从记忆里回过神来，我深情地望着妻子说：“老婆，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完整温暖的家！”

只见她站起身，撇一下嘴说：“我啊，这也算是瞎了！”

我们起身回到叔伯们的家里，父亲又一次提起要恢复老家的房屋，要回老家来住。这次，妻子没有阻拦，算是默认同意了。是啊，我们永远也不能忘了家乡，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里人了！

我们与父亲道别。雪依然在下，车窗缓缓升起时，我对孩子们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记住，这里是我们的根。要记住家乡的雪，更要记住在雪中等待我们归来的人。”

车子缓缓启动，在后视镜里，父亲的轮廓渐渐消融在漫天飞雪中。那些洁白的雪，静静覆盖着母亲的坟冢，沉默的老屋、热闹过的院坝，以及我们走过的路。

雪，就这样年年落下。它落在记忆里，也落在心坎上；覆盖着过往，也映照前方。而我们无论走出多远，都将带着这一身纯色，在每一个飘雪的季节，找到回家的方向。

雪还在下着，纷纷扬扬，仿佛永远不会停，永远也不下完。

那个夏日的汉江之夜，被两岸灯火轻轻托起。游船剪开波光粼粼的水面缓缓前行。前方，汉江二桥横跨两岸，桥上穿梭不歇的车灯连成一道流动的光河。我独立船头，凝眸望向深邃的夜空，几十年前旬阳汉江渡口赶渡的光景，突然从记忆的底片上缓缓显影，清晰如昨。

那时候，我在旬中读书，家在汉江南边，每周回家一次，往返都要坐船渡江。我总偏爱返校时，坐在江南岸边那块被岁月磨得温润的青石上，面向县城方向，饶有兴致地打量江对岸那些匆匆赶渡的人，看人闹烟火在渡口氤氲，看百态人生在江畔奔走。

那时的渡船，没有正经的码头。县城那边，一条青石台阶从街口延伸下来，接上一段开阔的、布满沙石的河滩。水畔处，船夫临时搭起一块窄窄的跳板，便成了众人登船的地方。

我记忆里最鲜明的，是渡口的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。那声悠长的鸣笛，像一道号令。一瞬间，原本散漫的人们突然加快了步伐，三三两两的身影汇成一股人流，齐齐涌向那道青石台阶。赶渡的争分夺秒，便从这里拉开了序幕。

最先从街口蹿出的，总是几个半大的年轻人。他们踩着青石台阶飞奔而下，身影迎着江风轻轻跃动。到了沙石滩，不知是谁先起的头，弯腰捧起一把细沙朝同伴扬去，旁人当即笑着还手。嬉闹间赶回，脚下的沙石腾起阵阵扬尘。忽有一人跑跳时被石头绊了个趔趄，差点撞倒一旁的同伴，惹得一阵骂骂；又有一人心急，想直接从河滩跳上船板，结果脚下“一滑”，扑通一声摔入水中，被七手八脚拽上船时，已成落汤鸡。哄笑乍起，惊飞了江边两三只水鸟。

人群中，还有一对慢悠悠走着的身影，看那模样，应是刚成婚的小夫妻。男人穿着挺括的中山装，肩上挂着军绿色的帆布挂包；女人穿着一件浅底蓝碎花的精良衬衫，腰身收得妥帖，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垂垂腰际。二人挨得极近，却总保持着前一后的半步距离，那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腴腆，是藏在眉眼间的分寸与矜持。男人时不时侧过脸，倾听女人的细语。走走停停间，行至水边那截颤悠悠的跳板前，男人自然地侧身让开，女人向前小心翼翼地踏上跳板。男人的手随即在她身侧虚虚张开，目光紧紧锁着她的背影，直到她稳稳落在船头，才紧跟着一步跨上去，悄然收回那只悬空的手。

几位大叔夫在人群中，负重而行。竹编的背篓里装满油盐酱醋和农具，压弯了他们的脊梁，也压深了眉梢的疲惫。他们沉默着，脚步沉重而扎实。到了船边，他们也不容套，互相搭把手，把背篓一个个递上船，寻个角落坐稳后，纷纷掏出腰间磨得发亮的旱烟袋，按实烟丝，擦燃火柴，你给我点，我给你递。袅袅的烟雾升起，被江风轻轻吹散。

我印象最深的，是那位最后上船的老人。他拄着一根磨得光滑的木拐杖，背弯得像秋后的稻穗，花白的头发被江风吹得紧贴额头。从汽笛响时他动身了，奈何一步一步一顿，半步一挪，渐渐被熙攘的人群抛在了后头。他努力地向前赶着，满船的人都静静望着，等着，无一人催促。他终于挪到水边，船夫伸出结实的手臂，将他慢慢拖过跳板。船舷边的妇人默默挪动身子，让出一块位置。老人坐下，长长舒了口气，歉意地向大家点点头。

这时，船夫解开缆绳，竹篙往岸上用一点。“呜——”汽笛声又一次响起。渡船缓缓离岸，在江面上犁开一道深深的痕迹，向我这边迤迤而来。我猛地从青石上跃下，踩着咯脚的碎石路，向着江边飞奔而去，我也是赶渡人，赶着这些船，赶回旬中的校园。

几十年光阴，倏忽而过。汉江依旧潮起潮落，风劲几不减当年。那只渡船，早在日复一日的摆渡中，没入了汉江深沉的记忆里。而我，曾经的赶渡人，如今登上了亮堂堂的游船，却没有了当年赶渡时的匆忙与期盼，也没有了赶渡人心中那份奔赴远方的热忱与梦想。

## 邮路弯弯

### 吕世意

秦头楚尾的山城白河，是一方美丽却不富饶的土地。白河县邮电局刘道兵同志的故事，至今仍在当地流传。

1980年，年仅19岁的刘道兵，从全国劳动模范的父辈手中接过绿色邮包，带着父亲的嘱托、母亲的叮咛，踏入了邮电行业，从此一干就是十七年。十七载风雨兼程，他不知爬过多少山、越过多少沟、走过多少路、淌过多少汗。他于1992年被省邮电管理局评为“通信安全生产先进个人”，1996年又被省邮电管理局评为“八五”建功立业先进生产者。

他最初负责的双河邮路，全程约六十公里，沿途要翻越一座大山，横跨两处悬崖，穿过五道山岭、九道沟壑，还要蹚过十几条河流。盛夏时节，他顶着烈日穿梭在山山岭岭，汗水浸透衣衫；隆冬腊月，大雪封山，他总是第一个踏雪开路，腿上冻出一道又一道血口。在刘道兵的坚守下，双河邮路的报刊订阅人数逐年递增，这条邮路也首次荣获“红旗邮路”的光荣称号。

1991年，组织上将刘道兵调入市话机线组，担任市话机线员。为满足用户的需求，刘道兵省吃俭用购置专业书籍与修理工具，潜心钻研理论知识，虚心向老师傅请教经验。无数个不眠之夜，他在灯下苦读；无数次实践摸索，他终于精通了线路维修的各项技能。

他家中上有年迈父母，下有年幼子女，妻子患有神经衰弱。有一年水稻成熟时节，因无人收割，稻谷在田里发了芽，妻子只得拖着病体抢救。那年腊月二十五，刘道兵因胃痛难忍，准备前往医院就诊。谁知前脚还未跨出家门，就接到西营乡电话线路被高压电击坏的求援通知。他二话不说，抓起工具便赶赴现场。

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九九六年那个雨夜。瓢泼大雨倾盆而下，河水暴涨，水文站的电路被洪水冲毁，水情电报无法及时发出。水文站的领导与值班员急得团团转。深夜一点半，刘道兵家中的电话急促响起，他得知情况后，放下话筒，抓起手电筒、脚扣与安全带，冒着暴雨冲进夜色。他沿着山路爬山涉水，一路上摔倒了又爬起。经过艰难排查，故障终于被排除，水文站的电话重新接通。电话那头，水文站领导激动得连声致谢，刘道兵热情回应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如今，刘道兵已退休多年，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邮电人。